

真绵庄公寓 的房客们

「H」岛本理生 著

林卓颖 译

一栋旧式的公寓里，
住着一群奇怪的人。
他们是青春与恋爱的缘起，
然而……

磨
華文出版社
SHAW-WU PUBLISHING



真绵庄公寓 的房客们

〔日〕岛本理生 著
林卓颖 译

摩
华文出版社
SHUN-CULTURE PRESS

Mawata-sou no Junin tachi
Copyright © 2010 by Rio SHIMAMOT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shunju Ltd. 2010
The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Bungeishunju Ltd., Tokyo
through Eric Yang Agency Beijing.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Memory house.
北京市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11-3226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真绵庄公寓的房客们 / (日) 岛本理生著; 林卓颖译.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11. 9

ISBN 978-7-5075-3553-2

I. ①真… II. ①岛… ②林…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83538号

真绵庄公寓的房客们

著 者: 岛本理生 译 者: 林卓颖
责任编辑: 吴 晶 特约编辑: 暖 暖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
邮政编码: 100055
网 址: <http://www.hwcbs.com.cn>
投稿邮箱: hwcbs@126.com
电 话: 010-58336259 010-5833619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朝阳印刷厂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60千
版 次: 2012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75-3553-2
定 价: 26.00元

目录

Contents

001 题解

003 引子

032 清澈的目光

070 修女

113 游向大海的鱼们

170 壁橱里的旁观者

189 真绵庄的恋人

「真綿莊」题解

译者在翻译的时候，对于小说的名字并未做过多思考，只觉以一个破旧的民宿而言，“真绵庄”这个名字有些过于文艺了点，幸而后来得到一位日本友人的提点，方才领悟到作者在起名时的精巧匠心。作为外语学习者，译者惭愧学识不足，未能体会出标题文字背后的绵绵意境，而翻译成中文之后，由于不同语言间的阻隔，读者恐怕更难从中文的字面中捕捉到原著标题的言外之意，所以译者在此对原著及中译标题做一个解说，希望尽可能为读者传递日本读者在阅读原文时所自然调动出的文化与语言背景。

日语中的「真綿」即汉语中的“丝绵”，它以废茧和茧壳表面的浮丝为原料，经过精练，扯松纤维而制成，因保暖性好而经常用作絮絮和被絮。与之相对的是「木綿」，即棉花、棉絮，不过「真綿」比之「木綿」更为轻盈柔软，且更有光泽。我的日本友人回忆说，记得在她幼时，就曾见祖母用丝绵来做冬天的衣物，时隔近半个世纪，当下的日本年轻人大概很多都没有亲眼见过这种材料了，不过提到「真綿」这个词的时候，大都还是会产生一种质地轻盈柔软的印象来。

她告诉我，在日本还有一个至今仍在经常使用的成语，叫「真綿で首を締める」（用丝绵勒脖子）。显然，「真绵」是稍一拉扯便断的东西，用来勒脖子可算是最不合适的选择了，然而在日语中，使用这一说法的时候却会产生一种可怕之感。

翻阅《广辞苑》，里面是这么解释的：“比喻用迂回绕道的方式一步一步责难或伤害他人的行为。”

也就是说，「真绵」一词中蕴含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意境：那种洁白与轻盈极易获得女子的喜爱，而与此同时，它却又会如蚕食一般令人一步一步地受到伤害。看到这样一个名字，恐怕读者都会心生好奇：“这究竟会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作者起名之精妙，由此可见一斑。

至于“庄”字，尽管极少在现实生活的楼名之中见到，但小说、漫画和电视剧等虚构作品中却会使用到，通常让人联想到有些年份的木结构旧房子，里面住着一群人，房间之间的隔音效果不甚理想，不管适应与否，楼里的房客们都不得不使用共同的厨房、浴室、卫生间，共同生活在一起。而这不正是小说主人公们的生活场所么？

这本小说中译本名字叫《真绵庄公寓的房客们》，但“公寓”二字是原文中所没有的，考虑到“庄”字在中文中通常与村庄、山庄相联系，与小说中的二层旧民宿相去甚远，所以特意添加了“公寓”二字，算是一种补充和引导。

事实上，小说中的“真绵庄”确切地说是一种民宿，即家庭式出租房，只是主人公们在提起它的时候，有时用“公寓”，有时则称“宿舍”，但小说第一章和第五章都通过人物的对话，明确表示她既非公寓，也非宿舍。

因此，尽管书名译作《真绵庄公寓的房客们》，但是请读者在阅读小说时留意这一点，以免产生困惑。

引子

Mawā-sou
no Jūnin tachi



从安静的楼梯走下来，
大和感觉脚底的地板微微传来阳光照射的温暖。

夕阳渐渐西沉，天色像是隔了一层薄纱，微微有些暗淡。

樱井真希穿着藏青色的牛角扣大衣，裹着一条丝毛混纺的红色围巾，站在空荡的教室里。

听到脚步声响起，她回头望去，不出意料地看到同班的大和叶介正在向自己走来。抬头仰视来人，双手不自觉地附在柔软的围巾上，看似有些紧张地呼出一口气。恰好及肩的亮丽秀发仿佛有些胆怯似的，微微一晃。

大和叶介低头看了一眼早已满是涂鸦的旧课桌之后，缓缓抬起头，像是下了什么决心。

“真希，如果我考上第一志愿，可以去东京上大学，请你做我的女朋友。”

突如其来的表白，让樱井真希大吃一惊。她睁开大大的眼睛，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夕阳的余韵从窗口照射进来，满满地映入她的双眼。大和叶介觉得，这双美丽的眼睛此时看上去有些湿润。

“你不记得了么？”他柔声提醒道，“之前你不是说喜欢头脑聪

明的男生么？我一定能考上的，所以跟我交往吧！”

恋爱关系确立之初的亲密与热切之情涌上心头，大和叶介有些激动地往前迈出一小步，突破了两人一贯保持的距离。

尘埃落定的地板上，两人的影子悄悄地交汇在了一起。

然而下一个瞬间，樱井真希已从震惊之中抽身出来，斩钉截铁地回答道：“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的。”

话音一落，大和叶介下意识地缩回了刚刚踏出的那一步。为了摆脱窘境，他脸上很快堆起笑容，用一种好像是对方误解了他的话似的表情和尽可能听上去轻松的口气回答道：“嗯？”

“就算你考上东大，我也不会喜欢你到觉得跟你上床也无所谓的地步。这么说吧，要我对产生那样的想法是绝对不可能的。”

“啊，那个，我不是那个意思……那个，不是做不做那个的事情啊……我是希望毕业后也能继续拥有彼此信赖的……”

“大和君，”樱井真希不耐烦地打断他结结巴巴的辩解，“你上星期在车站前的葛谷音像店借了10部AV片没按时还回去，结果钱不够还跑去找拓也那家伙借，是吧？我说你到底需要释放多少肾上腺素啊！当自己是运动员所以要保持兴奋么？”

大和叶介有些招架不住，害怕她接下去说出真正伤人的话来，于是急忙解释是她误解了他的意思，试图尽快收拾这个尴尬局面。

他极力用一种镇定的语气说道：“不，那个只是一种生理现象，单纯的生理现象而已……”然而，樱井真希很不给面地皱了皱眉，越发觉得眼前的人真是扫兴。

不知是为了转移话题，还是心里藏着的话不吐不快，大和叶介又继续说道：“啊，对了，既然都说到这儿了，我想问，为什么我今天叫你出来时，你跟我说你会在教室等我？既然不喜欢，为什么还要答应，不是很奇怪么？”

“那是因为我还以为你是帮绿川君约我啊！不然还能有什么别的原因？又不是完全没有这种可能性。”

彻底失去耐心的樱井真希说完，拎起了放在桌子上的书包。顿时，书包上挂着的兔子、熊猫之类的大串钥匙圈像开始大合唱一般，发出了热闹的撞击声。

大和叶介不禁心想，这种喜欢叮叮当当挂一大堆小玩意的女生按理来说头脑都不是很好啊。想到这里，他的心底骤然升起一种失落感。窗外的夕阳还未落下，而自己刚才抱着的那个幻想却早已经是消失殆尽了。

正要开门出去的樱井真希此时突然转过身来，面无表情地对他说：“总而言之，别把我当做你的什么性幻想对象。我可不想被全班女生传来传去。”丢下这话后，转身将大和叶介独自留在了教室。

裙摆荡起的一瞬间，白玉一般晶莹无瑕的大腿内侧肌肤落入后者的双眼。那双比起同龄人更为修长紧致的美腿，还有那樱花颜色的丰满双唇吐出的刺激人的话语，重新燃起了他那刚刚熄灭的幻想。就像渐渐沉没的夕阳无视自转的规律，逆转而上，再次升回空中。

不懂自我批判为何物的他就这样独自站在安静的教室里，抱着双臂，若有所思。

“看来，还没有实现的事情到底还是不够有说服力啊。”

得出这一结论之后，大和叶介又重新燃起了斗志，下定决心要努力考上三所大学。

几个月后的一个冬日午后，邮递员将合格通知书投进了大和叶介家门口的邮箱里。

那一天，棉花糖似的大雪从清晨开始飘舞个不停，扫雪车在公路上来来回回地忙碌着。

然而，漫天风雪并没能阻止大和叶介对爱情的执着追求。在拿到通知书的下一刻，他已飞奔到樱井真希家门口，捧着大信封，信心满满地重新向她表白。可惜，风雪无阻的求爱不但没有打动芳心，甚至差点被她脚上的Loafer鞋踢飞出去，白白落了个狼狈下场。

身上落满积雪的大和叶介，就这样默默地朝着学校走去。

走在教学楼内的楼道里，大和叶介觉得身子仍有些瑟瑟发冷，呼出的空气也都是白色的。楼道外侧的整排玻璃窗上布满了水汽，看上去像极了阴霾的天空。

然而此时此刻，他仍然感到幸福。因为只要去了东京，就一定能遇上比樱井真希更漂亮更时髦的女孩子。

就这样怀着幸福的憧憬，大和叶介来到教师办公室，向班主任报告了合格的好消息，同时也得知班上还有另一位同学也和自己一样考上了东京的大学。

一走出教师办公室，大和叶介就迫不及待地往楼上跑去。

当大和叶介打开生物教室门的时候，里面那个人正一边托着腮帮子看电视，一边咬着炒面夹心面包。

“绿川！”

被叫到名字的绿川将塞进嘴里的面包慢慢咽下之后，才回过头。

“绿川，在这次考试结束之前，我其实好几次都差点迷失了自己。幸好每当那样的关头，你总是会用很严厉的话来刺激我、鼓励我，真的非常谢谢。”

“哦？原来你还有能够差点迷失自我的一面啊。那要恭喜你了。”曾是学校生物协会会长的绿川说完这话，握着遥控器换了个台。

“你这家伙说话永远都是让人听了就火大啊。不过也是多亏有

你，我才没有因为一点点小成绩就骄傲自满。还有，你跟我说的那个薛定谔之猫，对我启发很大啊。”

绿川皱了一下眉头，看那表情，似乎真的全然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反问道：“啊？”

“自从出生到现在，我一直都生活在这个狭小的乡下地方，就因为这样，我的人生才这么平淡。但是反过来说呢，也因为这样，我的能力就跟被观测之前不能断定是死是活的猫一样，仍是个未知数呢。说到底，过程终归比不上结果重要啊。”

“原来是理解错误才歪打正着考上大学的啊。”绿川一边心底想着，一边用穿着室内拖鞋的脚将掉在地上的面包屑和炒面踢到角落。

事实上，“薛定谔之猫”比喻的完全是另一个意思。这是一个理论的潘多拉之盒，即在观测之前，观测对象同时存在着正反两种可能性。不过，就算现在重新跟他解释，显然他也没有多余的耳朵来听吧。

就在绿川一脸烦躁地站起身来的时候，大和像是在路上走着走着突然发现下雨了似的，说：“哦，对了，我刚才从本田老师那里听说了，你也是考上了东京的大学啊？你这家伙真是不把我当朋友，连考哪个地方的大学都不告诉我。”

绿川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有什么好说的，反正这里也不会有其他人考去那儿。”

“什么？你到底决定的是去哪所大学啊？啊！不会是跟我同一所吧？你怕我们俩其中有一个考不上会很尴尬，所以才一直没告诉我？”

这种不经大脑随随便便把自我意识拿出来晒的行为，绿川向来是十分鄙视的，这也是他为人处世的一贯信念。但是，大和那烦死人不偿命的杀伤力还是战胜了他的自制力。

“W大教育学部。”绿川弃械投降。

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看到牛人就丧失自信心，还有一种人，

跟牛人在一起就飘飘然地错以为自己也跟着变牛了。

“哇！这么牛！”大和兴奋得两眼放光，“说真的，上了高三之后，我就觉得班上最聊得来的就是你这家伙了。去到东京之后，我们也要一起加油啊！”

毫无疑问，大和属于后一类人。

“宿舍？”

大和停下正在搅拌纳豆的手，抬头问道。

“是啊，反正你到了那边也不会自己做饭。”他母亲干脆利落地说完，在盖了纳豆的白米饭上撒了把白糖。

“哦，对了，东京人吃纳豆好像是不放糖的对吧，叶介？”

“我讨厌住宿舍。还有门限什么的，乱七八糟的麻烦事儿一大堆。”

听到这话，他母亲笑了起来：“放心啦。什么杂事儿都是小川家那远房亲戚的女儿包了。不但每天提供早晚两餐，而且麻烦规矩半点没有。虽然浴室是公共的，但厕所每个房间里都有。那房子四五年前重新大装修过一次，据说里面非常漂亮，完全让人认不出原来的样子了。”那笑容和说话的语气，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她平常跟人描述东家长西家短的样子。

大和妈说完，从牛肉炖土豆的碗里夹起一块土豆，送到嘴里。大和一下子像个泄了气的皮球，无奈地跟着伸出了筷子。

北国大地孕育出的土豆用来炖肉，既不会煮得七零八落，咬起来又松软可口。不过此刻，再美味的食物也无法彻底安抚大和内心的反抗情绪，自我挣扎了几回之后，还是不放弃地再次开了口：“我还是想一个人住啊，破一点的旧公寓也行……”

“你以为我不明白啊？”正扒着茶泡饭的大和妈一把将碗放在铺

着彩色格子布的饭桌上，“你压根就没打算进了大学好好学习，光盘算着怎么带女孩子回去过夜，是吧？”

“没这种事……”

“你这点小心思全可都写在脸上呢。你去了那边之后，要过了头一个夏天还没找到半个女朋友，我敢打赌，到时候肯定就是三天两头跟一堆男生窝在房间里喝个烂醉，被房东投诉。要不然就是一天到晚给老乡打些无聊透顶的电话，结果被人见了就厌恶地躲开。”大和妈噼里啪啦地数落完，总结陈词，“不管怎么说，住宿舍的事情是小川太太好心提出来的，而且房租确实便宜，离大学也近，还能按时吃饭。你还有什么地方好抱怨的？”

大和一时语塞，找不到任何辩驳的说辞，只能继续机械地咀嚼着好像怎么也咬不碎的牛肉。

那之后，大和一度也曾提出过想去东京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房子，但很快又被大和妈以浪费交通费的理由否决了。

漫长的春假，就这样走到了尽头。装满行李的几个纸箱子就在大和启程的两天前，先行一步，向着东京出发了。

“这个房东真是好人，说是要是行李跟着人一同到的话会手忙脚乱，让我们提前把行李寄过去。这真是帮了个大忙呀！不过话说回来，听她讲电话的声音，好像年纪还挺轻的呢，真没想到啊。你这家伙，到了那边可别给我搞出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来哦！”大和妈站在门口，一边把运费交给搬运工人然后签字，一边笑嘻嘻地说着。

穿着蓝色连衣裤的搬运工一边露出“家门不幸”一类的苦笑，一边干脆利落地行了个脱帽礼：“那么就先告辞了。”说完，带着大和的行李离开了。

飞机着陆的瞬间总会反弹一下。

大和觉得自己有点像只掉在地上的篮球，不禁往窗外望去。未等乘务员发出可以起身的指示，一时间，“咔嚓咔嚓”解开安全带的声音在机舱内四处响起。坐久了感到有些腰酸，大和也跟着其他乘客解开安全带，伸了个懒腰，腰背部的酸痛顿时消散了。“从新千岁到羽田机场到底还是很近的啊。”大和一边想着，一边站起身来。

从羽田机场出来，大和乘坐通往东京市区的铁道线到了品川车站。一下车，望着数不尽的人群如海浪般涌来涌去，大和的眼前有些晕乎了。虽然不是第一次，但这毕竟还是他有生以来第四回到东京。

一出检票口，人潮从四面八方奔腾而来，大和渐渐失去了方向感。宽敞的车站大厅内，仿佛有数不清的小型龙卷风在旋转着。

尽管如此，大和还是发挥了与生俱来的从容，一次又一次地逮住忙碌着的车站工作人员问路，总算到了池袋。他抱着蓝色的双肩运动包，顺利通过了检票口。“接下去只要再打倒一个敌人就是胜利的终点了！”一边在心里想象着角色扮演的游戏，一边信心满满地挺起胸膛，从台阶轻快地跑着上了站台。

上了车后，难得车厢角落有个空位，下了飞机后一直没歇过脚的大和终于可以坐下来缓一口气了。

在飞机上一直没睡的他，原本打算把头靠在扶手上休息一会儿，结果没一眨眼功夫就睡着了。

等到醒来的时候，大和惊慌地发现列车正停靠在一个完全陌生的车站。

一瞬间，睡意全无，他急忙抱起背包，飞奔出了车厢。站台上，穿着水手服的几个女学生们正拍着手，相互望着大笑。

大和隐约察觉到自己好像正是她们嘲笑的对象，一股羞耻感像电击一般穿透全身，令他下意识地微微弓起了身子。

“练马。”在站台上，大和找到了自己所处车站的名字。

他恍然大悟。他原本该在池袋和练马之间的车站下车，却不小心睡着坐过了头。正巧这时，反方向的列车从站台的另一侧进站了。于是，他毫不迟疑地冲了进去。

当他找到座位坐下时，还“呼哧呼哧”地大口喘着气。

车窗外，目光所及之处尽是鳞次栉比的车站大楼和高层公寓，视野仿佛被挤压得只剩下狭窄的一条带，连蓝天都显得有几分暗淡。

映入眼帘的景物纷繁缭乱，但是不知为何，大和却觉得值得看的事物少之又少。就在脑中冒出这个念头的时候，列车驶入了地下隧道，彻底隔断了他的视野。

就这样，列车载着混乱中的大和，在东京的地下疾驰着。

不一会儿，车厢内传来列车员的广播声：“下一站，小竹向原。”大和突然惊醒一般地意识到，自己莫名其妙地乘错了线路。

“刚才明明在站台上看了路线图的啊。”大和无比沮丧。

无奈之下，他鼓起勇气转向邻座的一位中年妇女，小心翼翼地开口询问：“那、那个，这辆车不到江古田吗？”

听到问话后，那人露出异样的眼神，皱了皱眉头，以一种并不亲切的语气断绝了他内心最后一根稻草般的微弱希望：“江古田？你搞错了吧？”

“可是，我刚才从池袋过来，因为坐过了站，所以就在站台的另一侧上了反方向的车啊。”

“这车在练马分两个方向走的，一条去池袋，一条往小竹向原。你要去池袋的话，还得先坐回去。”

JR东日本太可怕了！大和绝望地想，自己可能永远也到不了宿舍了。

只是，此时的他还远远搞不清楚，西武池袋线不属于JR线的这个事实。

经过几次换乘，大和终于抵达了目的地车站。拖着有些发软的两腿摇摇晃晃地下了车的他，恍惚觉得自己刚刚环游完世界回来，身心俱疲。

身旁不远处传来震耳欲聋的鸣笛声；视野所及的角落里，铁路道口的红灯正在闪烁着。

从车站台阶下来后，大和走到道口处停下，在栏杆前等候列车通过。尽管嘈杂的声音淹没了他的耳朵，但是此时此刻，他终于实实在在地感受到，自己真的来到了东京。

车站前，四通八达的几条街道上，一间间的商店和住宅彼此紧紧挨着。一眼望去，有蔬果店、居酒屋、咖啡馆，还有游戏机房什么的，十分热闹。街上往来的行人看着大和像是住在这一代的居民。明明是完全陌生的街道，但是大和却莫名地感到有些亲切。

通透的天空洒下淡淡的阳光，柔和地覆盖在整个街道之上。

大和微微眯起一只眼睛，朝着地图指示的方向，慢慢地往前走。

这是一条人来人往的热闹街道。陈旧的休闲茶座的小窗子里，飘出阵阵过滤式咖啡豆的香味；光线昏暗的角落里，一位音乐大学的美女正在专注地读着乐谱，那认真的侧脸有种无法形容的迷人，而那纤纤玉葱更是令人心驰神往。

途经面包房，一股香甜气息迎面袭来，大和不由得咽了一下口水。玻璃橱窗里陈列着一个个诱人的豆沙甜甜圈，上面撒满了砂糖。回想起高中时，自己也经常去学校附近的面包房买甜甜圈，原本充满期待的心情突然变得有些孤独不安。肩上挂着的背包也似乎沉重了一些。

这时候，从斜对面的便利店里走出来两个大学生模样的年轻女孩，手里都拎着大袋的东西，宽大的裙摆随着各自的脚步优美地舞动着。其中一人一身碎花连衣长裙，外面套了件白色风衣，染成栗色的